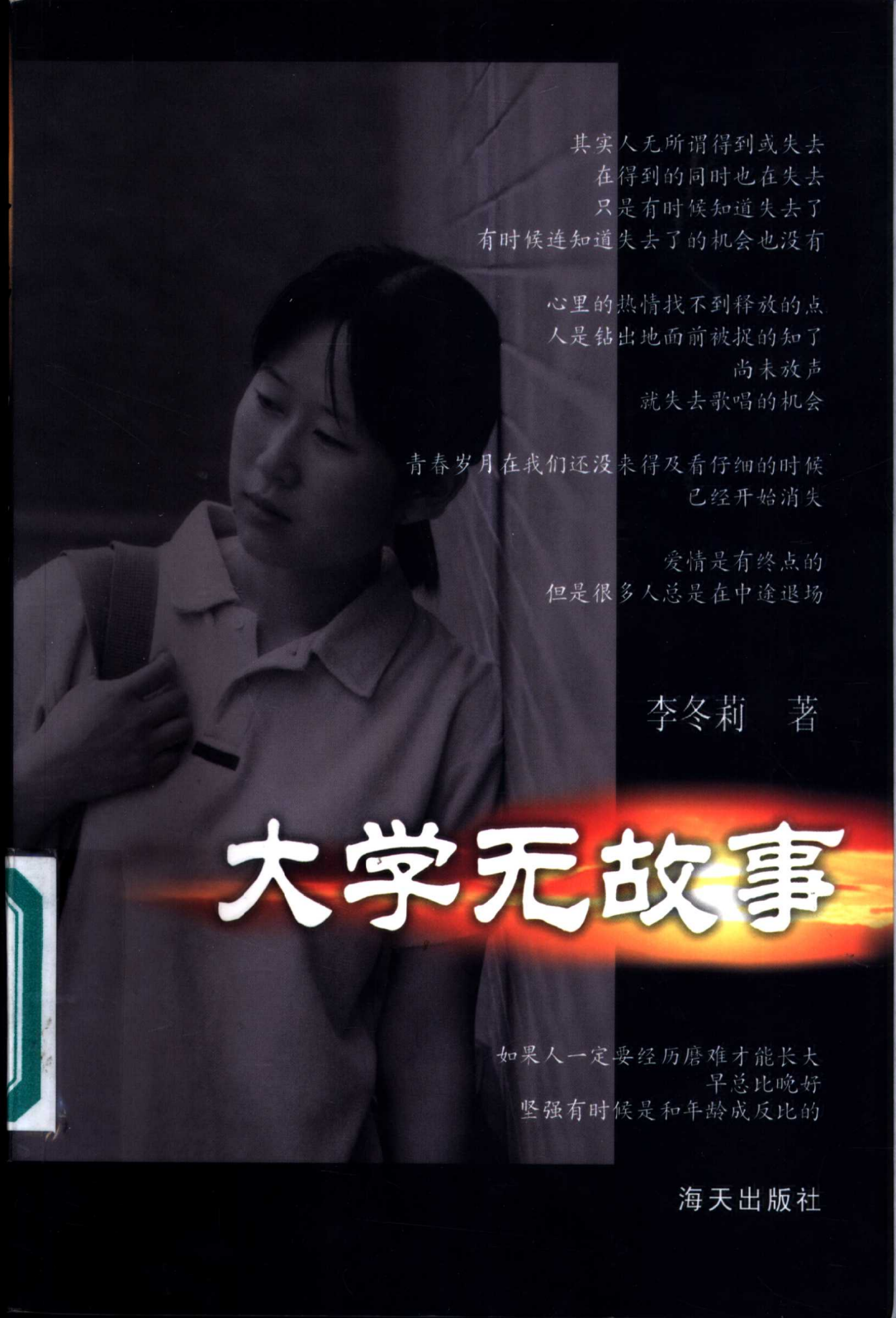




其实人无所谓得到或失去
在得到的同时也在失去
只是有时候知道失去了
有时候连知道失去的机会也没有

心里热情找不到释放的点
人是钻出地面前被捉的知了
尚未放声
就失去歌唱的机会

青春岁月在我们还没来得及看仔细的时候
已经开始消失

爱情是有终点的
但是很多人总是在中途退场

李冬莉 著

大学无故事

如果人一定要经历磨难才能长大
早总比晚好
坚强有时候是和年龄成反比的

海天出版社

大学无故事

李冬莉 著
冬风 策划

海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学无故事/李冬莉著. - 深圳: 海天出版社, 2001. 6

ISBN 7-80654-477-1

I. 大… II. 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21572 号

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26)

[http://www. htph. com](http://www.htph.com)

责任编辑: 王 蕾 封面设计: 刘 晖

责任技编: 陈 炯 责任校对: 张 玫

海天电子图书开发公司排版制作

深圳大公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海天出版社经销

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

开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张: 11.5

字数: 200 千 印数: 10001-15000 册

定价: 18.00 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李冬莉

像很多人一样
没有惊喜地成长

长大以后
为自己选了写作
作为今生的乐趣
因为只有文字可以回忆

坚持
人不痴狂在少年
只要能对自己负责
放肆地活着是一种幸福
关键出来了还能再进去

享受这样的人生
不同的生命历程
经历不同的故事

22岁
还有很多机会

目录

写在前面

从现在开始回忆

1

无解的方程式

109

毕业! 留京?

151

光荣与梦想

207

再见亦惘然

243

浪漫的诱惑

279

远山的呼唤

325

KAH52/11

从 现在 开始 回忆

我是开学第一天晚上遇到他的。我不知道是因为开学第一天的缘故才记得他，还是因为他加深了我对第一天的记忆，令我常常想起。虽然还没走出校门，可是大学里的很多事已经被忘记，惟独这一天，所有的细节，遇到的人，想到的事，表情、动作、语言，我都记得清清楚楚，丝毫不差。

那天是1997年9月3号。

大部分的学生在高考的时候都希望能考得远一些，过上完全属于自己的、脱离父母的生活，因为我们已经在他们身边生活太久。我们渴望一片更大的天空，更自

由的世界。上大学不仅意味着厄运的结束，也意味着美好新生活的开始。这是我第一次远离父母，当时并没觉察到，从此以后，必须自己面对生活，无论怎么辛苦，父母身边都是不可能再回去了，因为已经长大。人的每一次离别，都可能是最后一次，不是指没有再见面的机会，而是再见面彼此都已成过去。我们选择的不是离开，而是成长与责任。

出外上学，很多重要的记忆都跟火车有关，家和学校是火车线上的两端，来来去去分不清方向。



我是自己一个人坐火车来报到的，一是不喜欢哭啼啼的场景，二是通知书上写着学校会派人到火车站接，不必父母陪着我辛苦一遭。但是到了以后，并没有预期的那么顺利。也从此加深了我对校园的感受，话是信不得的，可以听，但绝不能全信。

我们一大群人在北京站的太阳底下晒了很久，等一批批随后坐各种车次来的学生。接是有人接，只是没说在车站和汽车之间有40分钟的路程要走。那时候我只有八十几斤，带着几乎和我一样重的行李。没有人帮忙，即使是那些手上只有一个手提袋的男生。

我们坐在地上等车。北京的热是燥热，空气里没

有一点湿润的感觉。我从包里拿出信纸铺在地上，看到旁边的女孩和她父亲没找着可以坐的东西，就多撕了几张给他们。父亲问了我好多话，女孩只在开始的时候对我笑了笑。后来，我和她住在一个楼层里，虽然不说话，每次见面我都会对她微笑，日子久了，看她总是冷冰冰一张脸，我也就不再微笑，大家经常擦肩而过，就像所有擦肩而过的陌生人。不是所有的相遇和巧合都能创造出故事。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汽车驶入校园。里面一片沸腾，到处闹哄哄的，说不清是快乐还是兴奋。师哥师姐带着我们去看宿舍、办各种入学手续。当我拿到房间钥匙的时候，半天说不出话，惊讶得下巴都要掉下来，321室，321是我的生日，我的密码，如今，还是我的宿舍。人生究竟会有多少这样或那样的巧合？我们的命运又有多少因为这些巧合而被改写？帮我提行李的是当时系里的学生会主席，后来我对他说起这件事，他不可思议地望着我，说：“是吗？当时我还接过你？”在我的记忆中，他为我提行李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我现在记得，将来也不会忘记，而他却根本不知道曾有过这样一件事的发生。同样一件事，在不同人的生命里，有着截然相反的位置。

我到的时候，都都、小雨和可可已经在。都是北京女孩，很热情，好几天前就来了；小雨是江苏女孩，总是微笑着；可可是东北人，第一次那么真实地听东北人说话，我笑得前仰后合。悠一和小飞是接近黄昏的时候才到的。悠一是湖南人，小飞是福建人。我们的床上贴着各自的名字，我睡西边的下铺，小飞睡在我的上面，小雨在我对面，悠一睡在小雨的上面，和我连着的是可可，都都和小飞头对着头。

四年来，我们一直都是这样，没有变过位置。那时候，除了校园的新鲜感，我们感叹最多的就是命运的离奇和一个个的偶然。我们这样六个人，如果不是上大学，也许一生都不会有相识的机会。

收拾完东西，我去给家里打电话。我知道在火车开动的刹那，母亲跟着它跑的瞬间对我说的，肯定是要我到了以后给他们打电话，虽然我听不见，但我知道一定是这句已经不知道被她重复了多少遍的话。

当时2号楼的门房还有一个公用电话，如今在每一栋楼里安了一台IC电话机。大四的最后半个学期，我们终于等来了宿舍里的电话，可惜，连半个学期也用不上了。我去的时候人很多，大家都挤在沙发上等。上大学，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电话难打，饭难吃，澡难洗。当我们离开以后，这些可能会最先被回想，伤痛总比喜悦容易记起。

我一进去，他就从沙发上站起来，示意我去那儿坐，我一看，房间里只有我一个女生。我对他笑了笑，摇摇头。大家说着各地方言，却都在表达一个主题：“平安。”每一次新生来，老生都要感慨一番，每一次9月开学，他们以往的生活都要被新生打乱，提醒着自己已经大二、大三、大四了。最后，只剩下我和他。他问我要不要先打，我说，“不用，你打吧。”他说普通话，听不出口音，只知道不是北京人，北京人的大舌头在火车上已经有所领教。他的电话打了很长时间，打给他母亲，他说了很多鼓励她的

话，说了很多身为儿子让母亲欣慰的话，我听着很感动，想将来我有儿子能不能也像他一样，知道心疼我？他穿着白色的短衫，牛仔裤，鬓角留得很长，左耳朵扎了耳洞，但是没有带耳环，平时不大能看出来，我也不知道当时怎么会看得那么清楚。

我没对母亲说什么，只是说到了，一切都好。从小到大，与父母之间总像有些东西隔着，没有交流，很少沟通，他们不是外向的父母，很疼孩子，只是从来不表达。曾经以为他们根本不爱我，不过是个被忽略的孩子，粗糙地养着。长大以后才真正明白有些爱无法表达，在心里是个烙印，只能体会。可惜当我们享受其中，却意识不到这一点。我想也许是遗传吧，因为我发现长大的自己，在爱面前，和父母一样的沉默。其实很

想说，只是不知怎么开口，即使说出来吧，也是前言不搭后语，让听的人不明所以。到最后也就越说越少。

接下来几天都很忙碌，忙着整理床铺，忙着添置东西，忙着熟悉校园，忙着听

老生介绍经验。所有的老生都对学校满腹牢骚，那个时候，他们已经过了新鲜期，要求的是所有物质和精神上的满足。在没进大学前，大学在我们这些人心里实在太神圣，也太好看了。他们同情地看着我们，好像看到当初的自己。其实大学也就那样，如果我们的期望值小一些，可能大家都相安无事。如果，连人生惟一次最重要的生命历程都如此将就和牵强，人生还有什么意思。糟糕的是，我们只会埋怨，却无力改变。

无论大学生活在他入眼中是怎样的动人，身处其中的人总会有这样那样的遗憾和失望，这实在是高中留下的后遗症。我们要的校园不仅是学习的地方，更是一个可以享受人生弥补青春的场所。青春没补回来，学习也退化到最无趣的地步。梦想在一开始即被施以一记棒喝——军训！

96级的师哥师姐盼望我们也像他们一样，留在学校里军训，他们说，要打着阳伞看我们在太阳下跑步。因为去年他们几乎所有的女生都被晒掉了一层皮。看着他人和自己经历一样的痛苦，可以在心理上得到一定的满足。可惜，命运不会那么容易让人满足。

我们去了武警队的训练场。那儿没有水，八天，没有洗过一次澡，甚至连洗脸、刷牙这些日常琐事都很奢侈。大家拿着几天没洗的饭

盆排队打饭。吃饭的时候，什么都不想，狼吞虎咽只管吃。这倒为以后回学校，吃食堂的饭菜，发现苍蝇和虫子视而不见做了先期培训。很多次，水是用消防局的灭火车送来的。去年他们在学校，至少没有这种待遇，可以天天洗澡，甚至有自由支配的时间在校园里溜达。很多爱情都是在军训的时候发的芽。高中大家全被压抑着，无论是自由还是情感，一进大学，都疯了一样的释放，没人想到前途，没人在乎命运，只知道现在终于可以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了！

我们男女分开在两个训练场，直到最后一天才会合。老天爷还算善待我们，气温始终不高。除了踢正步、跑步，就是练擒敌拳。我们练的和电视中武警表演的不同，全是一些花拳绣腿，装装样子。临去军训前，就有人告诫，睡觉最好别脱衣服，会有紧急集合。开始的两天，大家小心地防备，一有风吹草动，就从床上爬起来。最紧张的是睡在灯下的那个女孩，在睡梦中一听到声响就拉灯，成了条件反射。每到这时候，外面总会有人喊：“3号房，干什么呢？灯熄了，灯熄了！”我们一个个长叹一声接着睡。第三天大家都没了力气，想哪怕天塌下来，也要好好睡一觉。接连几天一直很安稳。还有两天就结束了，最后一天晚上下大雨，对紧急集合的不可能性我们毫不怀疑。半夜，忽然有哨子响，没人觉得有什么不妥。

“这是谁，真讨厌！”好像在说梦话。

“起来了，起来了，你们怎么回事，紧急集合，没听见哨子声吗？”教官进来拉开灯，我们才知道真的是紧急集合。

“你们的速度那么慢，跑一个小时。”总负责我们的人

7 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在雨里大声地喊。我们一圈又一圈地跑，脸上分不清是雨还是泪。

“嫉妒，他们根本是嫉妒！”坐在床上，有人边哭边说。

所有的人，只看到大学生头上的光环，那些曾为之吃过的苦，磨掉的个性，混沌的青春，没人提起。

最后一天，接受学校和武警总队的检阅，表演的是一个女生方队，一个男生方队，早在训练前就已经安排好了。女生在1米65以上，男生在1米75以上，我们这些不够条件的只是站在后面做做摆设，在通过主席台前，大声喊：“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回到学校就开始上课。除了少数几位老师让我们感觉到大学学习的乐趣，其他老师仍照本宣科，高中和大学没有多大区别。最大的不同是高中老师强迫我们考高分，而大学的老师一学期下来连我们的名字也记不全，像我们上完课连老师姓什么也不记得一样。不过，我仍然很庆幸自己在这所大学里遇到了那少数几位令我终身受益的老师，不是学到了什么东西，而是学到了他们做人的品格。

一开始，找不着教室，拦住一个人，小心地问：“请问，某某教室在哪儿？”被问的人总会推推眼镜，笑着告诉我们。这种事，已经见怪不怪了。没多久，过中秋节，学校组织游园会。我们整个寝室一起活动，猜谜、顶气球、做游戏，最后得了一把手电筒、两瓶洗洁精。在回去的路上，经过篮球场，看见一群男男女女围成圈坐在地上，面前摆了很多蜡烛，唱歌、聊天。

“真羡慕！”我们感慨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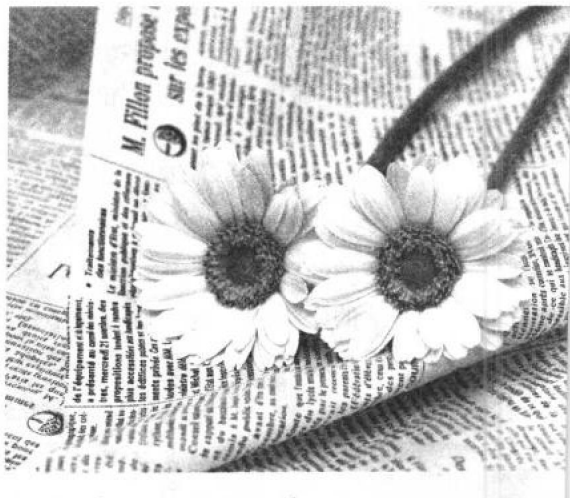
“咱们系的男生真够没劲的。”

“老师都说，一上课只看见女生，看不见男生在哪儿。别指望他们有情趣了。学跳舞舞伴都不够。”我们系男女比例是1:2。也只有这种时候，校园才有些校园的样子，二三千人的学校，常常有空落的感觉，没有欢声也没有笑语，偶尔才能在路上遇到几个耷拉着脑袋的同学。不过吃饭的时间会发现大家全堆在饭堂，仿佛从天而降，平时实在想不通大家都躲到哪里去了。

回到寝室，我们几个聊了整晚，海阔天空，东拉西扯，反正明天可以在上课的时候睡，不必担心像高中一样被老师抓到挨骂。慢

慢的，有人开始逃课，开始结伴旅行，开始谈恋爱，开始补考。校园在熟悉了之后，感觉是那么小。同一个人，即使不同系，一天来来回回也可以碰到好几次。我和他就是这样。

我总是能够遇到他，有时候在食堂，有时候在路上，有时候在自习室。有一次，无意间他拣到我的书，上面有我的名字和班级，他送还给我，为了感谢他，我请他吃了顿饭，他觉得不好意思，又回请我看了场电影，一来一往，爱情就发生了。大学里很多爱情的序幕都是如此开始的。但我不



是，上面那些不过是我的想象。不知道为什么，整个大一一年，我都没有再见过他。

新生们忙着参加各种社团，来弥补高中空洞而乏味的生活。我也一样，参加了校园刊物和话剧团。我常想，如果自己参加的是别的组织，诸如羽毛球协会、排球队之类，跟意识和精神的关系远些，对大学的认识会不会有所改观？那时候满腹理想，梦想着将日渐衰落的社团在自己的努力下发扬光大。从来不会想，上一届也曾和自己一样满怀梦想，也在努力，为什么没有起色，非等到自己出现来救国救民？负责管理学生工作的副书记拿着我们辛辛苦苦熬夜做出来的杂志样稿，摔在桌子上。

“天天找人和我谈，你们什么意思？不就是想发稿吗？这种东西，压你们半年是短的。我没看完，谁都别想动。你们编辑可以不做，我这个主编照当。你们都组的什么稿，情啊，爱啊，愤慨啊，失望啊。不就是失恋吗？谁没失过恋？”他40岁了，没听说哪个女人爱他。

“你们抱怨什么，有什么好抱怨的？”他站起来，一只手叉着腰，一只手敲着桌子。大家静静地坐着，没有人说话。那些本来就是玩玩的同学退出了，有些受不了压抑的也走了，剩下我们彼此安慰。

这是真正的一课，教我学会妥协与放弃。校园的社团总是虎头蛇尾，招新的时候轰轰烈烈，到最后再也难觅其迹。等到来年又是一样的轮回。

大一的学生，收到最多的就是信，那时候的我们，大多数都不知E-mail怎么用，由家乡分散到各地的同学在信中彼此交流着各自在学校里的生活。年级越

高，信越少。一方面跟 E-mail 的普及有关；另一方面，大家越来越没有可说的话题。以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如今“识得愁滋味”，连“却道天凉好个秋”也懒得道了。

有一天，我收到一封没有邮戳没有邮票也没有地址的信，感觉很奇怪。打开一看，是一封英文信。他说自己也是 97 级的学生，很希望和我做朋友。

“我第一次见到你是在篮球场，当时你站在外面和一个男生说话，穿着白色的无袖上衣和背带裙，站在阳光里，微笑着，好看极了。当时我就想，如果你是对我笑，该多好！”我什么时候站在篮球场边上和男同学说过话？我微笑了吗？

“后来上自习，你们校刊在那儿开选题论证会，我没走。你站在讲台上，一句不停地说了半个小时，最后大家一致通过，我坐在教室后面，觉得你真棒！”以后每隔一个礼拜，他都给我写一封信，有时候是中文，有时候是英文，大多数时候他都像对一个老朋友一样和我聊天，这样持续了好几个月。

有一天，他在信上要求见面，在学校的小花园。我想了很久，还是没去。

“如果他不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我去了，拒绝他，大家都难堪，又何必呢？”

我坐在床上，却心神不宁，看看时间，已经过了 5 分钟，想，或者他已经走了。我像平常一样走出去，路过小花园的时候，用余光朝里看，没有特别像在等人的男生。我没有停下来，接着走。过了几天，收到他的信。

“你没有去，我也没有去。我站在5楼的窗户旁边看见你走过，却没有进花园。我怕你不去，你这样，是想去还是不想去呢？”对着这封信，我笑了良久。

“请这次一定到。我会守时，在老地方等你！”

第二次，我忘了有没有打算去，但因为一个老乡生病，在医院里陪他，等我想起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我等了很久，为什么没去？你给我一个机会，也给自己一个机会。你没有权利如此武断地认为我和你之间没有发生故事的可能。我等你30分钟，你不来，以后，我也不会打扰你了。”在他眼中，这件事是我和他的事，所以他觉得我没有权利，但在我看来，只有我有权利，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那一次，我去了，他没去。我等了半个小时，同他准备等我的时间一样。我想这件事就这样结束了。

后来开始应付期末考试，渐渐就忘记了。经过一个暑假，有些事开始浮上水面，有些事永远地沉入水底。